



行地軌

譯光葆朱 著士女里居

行 印 社 版 出 外 中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戰地行全一冊

原著者 居里艾芙女士

譯者 朱 葆 光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發行人 孫 伏 園

印刷者 潤華印書館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序

居里艾芙小姐是法國科學家，鑛發現者居里夫人的女兒。她是希特勒德國的禁書「居里夫人傳」的作者。「居里夫人傳」已使她成了世界馳名的作家。

她不避艱苦和危險作了一個十二萬五千里的世界旅行。她見了各國的士兵和領袖，聽他們談話。她還設法瞭解了戰略和戰鬥所憑恃的一般男女平民的赤誠。她在這部書裏編出爲自由安全與和平而全力奮鬥的世界，說明了人民的力量和人民的精神力量。

她在這部書裏使我們看見聯合國的人民在如何對法西斯主義戰鬥，使我們明瞭世界戰略的意義。

她的法國的國籍和她母親的名望爲她在世界各地打開了門戶，她能夠看到了真象，聽到了真的聲音。這種特權和便利是別的記者得不到的。她用如此得來的材料寫成這部書，她以愛自由愛民主的狂熱，懷念淪亡的祖國的心情，和對法西斯主義的痛恨寫出了這部史詩。

她在原書的第一頁上寫着沉痛的幾行字：

「獻給我的母親——居里夫人

她的誕生地在波蘭，

她的永息地在法國；

當我在我們的戰士羣中穿行的時候，

那兩個地方

仍被德國人佔着。」

瑪麗

譯者，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於重慶。

非洲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的早晨五點三十分鐘，我在汎美航空公司的紐約拉瓜地亞飛機場，坐上橫越大西洋的「飛剪」號。

我爲這次旅行籌備了很久——現在我可要動身了。我要離別紐約了，離別和平的美國，作數月的漫遊。從那個禮拜一清晨起，我就要出發，盡一切飛機，輪船，汽車，火車的速度，奔向世界的戰場，向各大陸上那些正在對納粹鬥爭的國家而去。我不知道我能走多遠，我只知道一個單身的旅行者對於戰爭整個的畫面，祇能獲得一瞥而已。可是，我很知道我爲什麼旅行。我要看看自由人民的同盟如何工作，這個同盟正爲了進行一個全世界的偉大的「獨立戰爭」而緩緩組成着。我想看着這些反納粹國家慢慢地縮小包圍圈，終有一天能望斃敵人。真正把盟國間的戰鬥人民團結起來的，是什麼東西呢？他們有什麼分歧的和相反的意見？什麼是那些正在受苦並且在我們一邊作戰的人們——從許多地方來的白種人，黃種人，褐色人，黑人——所要求的？這個從熱帶的非洲擴展

到俄國和遠東。經過熱帶和寒帶，經過雪地和沙漠的廣闊無邊的自由的營壘，究竟是什麼樣子呢？這就是我所要知道的。

後來在我們，邊呼喊着，我們動身了。紐約，美國，都隱沒在寒冷的濃霧裏了。

我用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在開羅城裏洗了我的頭髮修了指甲，經過一番思量以後，我覺得開羅使我最喜歡的要算修剪指甲的人和商店員都說法語這件事了。隨後我就開始準備到利比亞前線的事。這絕不是容易的：從來沒有女子，不論外國的或英國的，曾得到允許到非洲西部沙漠裏。我到達開羅正是很緊張的時候，正在大規模進攻開始的時候，同我講話的軍人都似乎認為把我送到前線去不是應該採取的最迫切的戰鬥措置。

我一而再等待他們改變他們的意見，一面同空軍中將泰得爾，美國公使克爾克，麥克頓先生，及國務大臣李台爾頓進行「打破先例」的談話。我在李台爾頓先生郊外的家裏同他喫飯。在這以前的十二個鐘頭裏還有幾項旅行上的障礙被克服了。下午七點鐘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多爾夫邱吉爾少校（邱吉爾首相的兒子）明天黎明時動身到前方，他要帶我一道去。喫飯的時候李台爾頓對我說：「那麼要記住：我沒有聽說你明天要到沙漠去。關於這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我沒有許可你去，也沒有鼓勵你去。」我對於這種不

贊成的和譌的表白非常感誠。

十二月廿三星期日侵晨，在開羅飛機場等待軍用運輸機（一架美國羅克希德廠製的羅得斯塔式機）出發的英國陸軍軍官和英國皇家空軍駕駛員看見邱吉爾少校（那時他是中東陸軍宣傳局局長）從他的汽車裏出來，帶着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後來他們知道這個女子也是想乘飛機的，他們顯出不可言喻的驚訝。有個年長的陸軍上校也莫名其妙。但是帶着典型的英國人的拘謹的軍官們沒有問我是誰，或者問我爲什麼到了那裏。等到他們已經發覺他們最大的焦慮是對的時候，我已走進飛機坐下來了，飛機一起飛，他們要做什麼也來不及了。他們只得保持着一種尊嚴的沉默，顯然在奇怪究竟是那個小伙子允許她坐這架飛機去的呢。這一切都使蘭多爾夫邱吉爾高興，他還有些「跟軍官們鬧惡作劇」的學生的頑皮。

下午三點鐘光景，我們的飛機很早就幾乎正是利比亞的邊境上降落了。跑道同周圍凹凸不平的暗淡的沙漠沒有大的差異。我們離現在進行攻擊的第八軍前進戰鬥司令部有

幾百碼，離火線約有二十英里。除了直到地平線上無邊無際的沙漠之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在沙漠上零零落落有些載重小車和很小很低的孤離的天幕，都是沙土顏色。我爲了看戰爭，離開紐約整整兩個星期了。這是作戰的地方——在荒涼嚴峻的陸地上。

我到了馬達連納堡（那時戰鬥司令部在那兒）交際處的天幕時，一個瘦瘦的好看的軍官走過來歡迎我。他說：「你還記得嗎？在巴黎，在威拉，M——的家裏我們一塊兒喫飯，她給我們大堆魚子醬。」於是我認出來那是非里亞斯特烈——現在是亞斯特烈上校——電影女伶馬德林卡洛爾的從前的丈夫。在沙漠裏同樣的事情發生過好幾次：我遇見了個風塵僕僕，曬得黝黑的英國人，滿身是汗和沙土，幾乎使我認不出來了，我聽到一種優雅的帶着一點矯飾的聲音對我說：「在這兒看着你是多麼令人快樂呀！自從那次在里茨飯店吃午飯以後我們再也沒有會過面呀。」——或者「自從在戴西的跳舞會看見你以來再也沒見你呀。」可是——我覺得里茨，偶然的魚子醬，和曾在英倫海峽兩岸在和平時期消磨過我們時間的各種各樣有趣的事物，很合適地都把我们引到這兒了——引到德國有系統地建造多年的鋼鐵怪物正試圖殘殺我們的這個荒涼的地方。

司令部離皇家空軍戰鬥機隊的基地只幾百碼。我的第一天下午消磨在冷風裏看我頭上飛行的機羣上了。

站在風日中觀看皇家空軍，飛行員執行他們的戰鬥任務，給了我不能磨滅的興奮的印象。我看那些飛機直到我的頸子痛了，我的眼睛疼了。關於航空技術我什麼也不懂，我僅能得到不是任何專門知識給加多起來的簡單直覺的印象。那時候我自己說：「這個天空裏有這麼多的飛機——全是同盟國的飛機，全是我們的飛機。這不像我們失敗時候空虛的法國天空了。這不像英國獲勝的英倫之戰時候的英國天空了。」

天色已經晚了，我們在亞斯特烈上校的天幕裏喫飯，這是唯一有燈光的天幕。我們吃了很好的牛肉，一罐頭蔬菜，和一個有果醬的小布丁。因為特別優待我，所以讓我在軍用汽車的後面座位上睡覺。我向米却爾借來一個吹脹了的橡皮汽墊來墊着，最後蘭多爾夫邱吉爾很英雄氣概地把他耶路撒冷市場買的一件白羊皮外套借給我，我再三推却也不成。這個意思就是說應該使我很暖和很舒適。我周圍的英國士兵爬進沙土上開鑿的狹小的壕溝裏躲避夜間的奇冷。在我的車子的右邊大概有十個士兵宿在一輛卡車裏。左邊有兩個小小的特別的天幕，非常的短而且小，我居然能看見睡在裏面的軍官的腳伸在天

幕外邊了。真也奇怪，白天我沒有遇見過這些軍官，也從未得到機會知道知道那些脚是誰的。

在這個沙漠裏我們只有兩個選擇：逗留在司令部，什麼也不着，或者倘若不到前線去——因為沒有前線，試看更接近戰鬥。一位名叫荷頓的皇家新聞專員向我建議說我們可以坐上一輛汽車，往北去看看那邊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很快就越過了利比亞邊界和人人稱爲鐵絲網或「墨索里尼鐵絲網」的邊界，那是一道鐵葉很密的鐵絲網，大約有十英尺寬，三英尺高，二百英里長，墨索里尼沿着利比亞邊界展開這麼長的鐵絲網，據說是爲了防止土人部落逃出義大利的領土和法西斯統治的恩惠。這道鐵絲網的連續已在好幾處被切斷，那兒有了寬大的缺口，由英國兵豎起了電桿，這道鐵絲網對於飛機，坦克，載重汽車或者在陸上或空中迷路的軍隊，確實是個恩惠。人們根據這道鐵絲網，往南或往北總能找到方向。

當我們在利比亞領土裏前進的時候，沙子漸漸黏到我的臉上，漸漸使我的喉嚨發乾了。大概一小時之後，我們停住了：在鐵絲網那邊有兩輛大載重汽車，載着德義的俘虜。押送兵也停住休息。我們慢慢往前走，等到我們發現鐵絲網的缺口，我們轉了一個

灣便向俘虜走去，我們到了的時候，他們正從汽車裏下來伸舒他們的腿。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穿制服的敵人，第一次能同他們談話。

我同一個高身量的漂亮的德國飛機駕駛員談話，他二十四歲，他參加過德國對我祖國的征服，還能說少少的法語。

我們談到他的家鄉，談到他從英國和美國得到的食物。當我提到美國對英蘇的援助正在增加的時候，他似乎感覺興趣，但不願提出任何問題。當我要走時向他說了再見之後，他突然轉身向着我，嚴肅地說，儼如傾吐他心裏時時刻刻積壓着的東西似的：

「我可以知道貝當元帥對於一個法國女子同英國兵到了這兒作何感想麼？我想他恐怕不太高興罷。」

我溫和地解釋說很多的法國人——我是其中的一個——不承認康邊德法停戰協定，而且認為他們仍對德國作戰，直至勝利為止。

如果在一九四〇年六月之後戰爭停止了，這個廿四歲，帶着一付沒有表情的面孔的青年，現在已經住在德國，也許住在巴黎了，他看着納粹化的歐洲，看着大日爾曼迷夢的實現，一定高興極了。但是英國繼續戰鬥——所以今天德國飛機駕駛員成了英國的俘

虜。

過了好多個月，在我回到紐約之後，我又想起這個非常相信希特勒勝利的德國飛機駕駛員。一天晚上晚報登載着英國皇家空軍對德國的一次猛襲。那時我由不得想起在沙漠中俘虜的談話是一個簡單的字：一個城市的名字。我曾問過他的家在什麼地方。承他用乾枯敵意的聲調惠賜回答：他的家在科隆。

走了十五英里之後，我們接近了戰場。我們沒有在戰場裏——確乎沒有——但是我們離戰場不遠了。我們遇見的在霧霧落落的載重汽車或裝甲車裏的英國士兵都是些好多天沒有刮臉，換衣，或洗澡的人，都是些自從攻擊開始以來幾乎沒有睡覺的人。他們長着亂蓬蓬的短鬚，穿着破爛的制服。他們的臉，他們的鞋蓋了一層沙土，他們的眼睛被陽光曬紅了。他們同他們倨傲的敵人比起來是如何的不同呀！他們一點兒不矜誇——其實，現在還沒有什麼可矜誇的——但在他們的疲倦的臉上我可以看出他們縱然打二十年都牢不可破的決心打擊納粹的。

我們協助兩個長鬚的人，他們的載重汽車陷在沙漠裏了，汽車輪胎被榴霰彈炸破

了！這輛車是激戰中的傷亡者之一，這個激戰仍在離我們只有幾英里的地方進行着，雙方都受有嚴重的損失。這兩個人一個是藍開夏人，另一個是愛爾蘭自由邦人。

這些人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每次戰爭都參加了。他們曾在法國作戰——從法國撤退。他們曾在希臘作戰，又從希臘撤退。後來遭遇了克里特島的慘敗，沒有一架戰鬥機抵抗德軍的俯衝轟炸機來掩護他們。現在他們在利比亞——終於採取攻勢了。

那個愛爾蘭人對我說：「我們每次和德國兵戰鬥，我總對自己說：這就是看着我在敦克爾克再上船的德國兵；這就是迫我從克里特撤退的德國兵。他們一再打擊了我。現在夠了，夠了，我要看着他們從什麼地方再上船了」。

現在我們離開了墨索里尼鐵絲網，在廣漠的荒野裏徘徊。本來給我作嚮導的軍官荷頓想領我到前進空軍基地，但是沒有找着。我們的汽車搖盪我們，使我們相互碰撞，儼如我們在非常擁擠的人羣裏——但是我們不能更寂寞下去了。我們沒有吃飯，我們已把我們的罐頭鮭魚給人了。我們嚼着少許的軍用餅干——我拿出一個長頸威士忌酒瓶來。

一般情況似乎不很令人興奮。我們所遇見的每一羣人都說着同樣的事情。總合起來

是：「有一次坦克戰，德軍突破了我們的陣地，我們失敗了。」其後盡是人們問我們，他們怎樣能夠回到他們的本隊。真的，我們不知道：我們甚而不知道自己的道路呢。

我們向着回來的人羣往前移動。疏落的一羣一羣的載重汽車顯然正在急忙撤退裝備和人員。我們向一個軍官問路，這個軍官心中懷着奇異的想法，從他的軍用汽車裏跳出把他的手槍贈予我們。他說在交談之前，我們必須互相看過身份證——我們這樣作了。這個具有唐突特質的短短的一幕，使我們好笑，但是這個軍官所採取的防範手段根本是合理的。在沙漠裏決不能以為英國汽車載的就是英國兵，或德國汽車載的就是德國兵——因為兩邊載重汽車，坦克車，汽車，後來又失了，失了之後又得回來了，來回來去地過手。

爲了回到鐵絲網去，我們向右方折行；這樣我們便一定不會迷路了。我們再撞進非洲軍隊的一個集中地，過着都往南開的救護汽車和皇家空軍的汽車。於是我們發覺我們找的那個空軍基地已經撤退了。這種動搖了荷頓向前移動的願望。當我們看着遠處多股濃烟的時候（大概汽油供給站剛才被炸了），他命令司機掉回頭開回馬達連納去，他也不注意我說些什麼。這是他第一次發現自己在沙漠裏對於一個女人要負起責任來，他

再不希望在一像這一天的日子」來試驗自己的命運了。

我們一開始就大吃一驚；原來我們不在的時候一切東西都裝載好了。一個正式的警告來了——就是我們必須準備在得到通知後半小時內離開。原因是一個德義坦克縱隊已開始向我方推進。德義坦克越過鐵絲網的時候，已被認出來了，現在正迅速地向我方駛來。當然，這些坦克還離我們很遠。此刻我們只好等待命令，沒有別的辦法。

一個皇家空軍大隊長剛剛見過奧欽勒克將軍之後，我們遇見了他。他總結形勢如此：總司令表示十分自信，而且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的軍隊在什麼地方。我記下這句話，作為西部沙漠戰爭最具體的描寫，那兒沒有前線，那兒每個人都要轉流迷路，那兒有限的收穫或有限的撤退都是不關重要的，那兒關係重大的是一再打擊敵人的決心和確實能夠用以打擊敵人的物資與人員的數量。

冷得令人寒顫的夜過去之後，天氣忽然復暖了。我同蘭多爾夫邱吉爾和前鋒論壇報的希爾乘汽車到最近的一家空軍站——第三一二中隊去。

在這個「混戰」的日子，我說不上來為什麼我覺得十分安全，充滿了信心，我同幾個皇家空軍的青年坐在暖和的太陽下邊，笑他們的拙笨的談話，同他們瞎聊。我想我簡直

又在證明這個絕對的定律：戰時最好的人，總是在前線上的，原因若不是他們要求派到那兒便是沒有要求不把他們派到那兒。我乘飛機離開懶散的沮喪的開羅城四個鐘頭之後，我又發現了在英國和英國領屬裏產生的這一代最勇敢的人。

同我在西鄯沙漠裏吃午飯的皇家空軍駕駛員半點鐘之前還在用他們的生命作賭博、半點鐘之後他們又要回到他們高入雲霄的賭場裏。然而，危險確乎是他們最不爱談的東西。他們的勇敢是他們自己的武器，他們的祕密。假若他們墜落陣亡，他們仍是無人知道的，只在普通公報上宣佈：「『第若干號飛機』某次出發……未返。」要說的是飛機，人就不提了。就皇家空軍來說，這已不是像一九一四年幾十個特出的飛行家，幾十個偶像化的「飛行家」的戰爭了。

我所希望的這些很青年的孩子們——比我年青得多——對我唯一友好的歡迎是他們不要發覺我在他們面前自己覺得多麼卑微。

近 東

我們扶搖直上進入了棉絮似的白雲裏，高至一萬五千英尺。我們從雲縫中間不時瞥見伊朗的山嶺。

忽然，好像一隻魔手給攤平了一塊平坦的原野出現了，上邊有灌溉的水田和稀稀落落的鄉村。厄爾布爾茲山脈白色的峯巒掩護平原的一邊。德黑蘭在望了。

我自從離開開羅已整有一個星期了。我能夠坐着盟軍飛機從埃及經過敘利亞，巴力斯坦，和伊拉克飛到伊朗這件事情，就證明了世界那個部份的反納粹戰線的強固了。

德黑蘭現在已是旅行指南上所稱的一個「現代首都」了，這個意思是說一切優美的風景都被嚴格地取消了，惹人注目的新建建築物建立起來了——這是遭受了一九二〇年代的「時髦人物」觀念的痛苦的首都。但是，老伊朗國王並未努力設備適當的陰溝系統，所以飲水仍在馬路與人行道之間的小溝裏流。真的，老伊朗國王萊薩（一八七七年——一九二五年）在積極努力復興他的國家的時候，強迫他的臣民穿面裝，禁止婦女帶面紗。